

跨越 90 载 兴国再调查



新华社记者郭强、程迪

江西兴国县，著名的苏区模范县、红军县、将军县。苏区时期，全县23万人口中参军参战的达9.3万人，烈士有5万多人，走出56位开国将军。

90年前，毛泽东同志在行军途中找到兴国县前来参军的八位农民召开调查会，写下著名的《兴国调查》，详细记录了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和群众生活。

90年后，中华民族即将迎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时刻，兴国县也顺利脱贫。记者深入当地寻访这八位农民后人，在今昔巨变中感受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永恒初心。

新村新貌：告别土坯房，住上小楼房

走进兴国县永丰乡马良村，6岁的李吉元家新房中，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等一应俱全，桌上摆着脐橙、饼干、花生等款待客人。李吉元的爷爷李昌英是当年参加调查会的八位农民之一。

据《兴国调查》记载，李昌英家有六人，年景好时只能收十七石谷，而每年要吃四十石谷，不够的靠番薯补充，除逢年过节外平时吃不上肉。

李昌英家境况，是当时兴国贫苦农民生活的写照。据《兴国调查》记载，当时的兴国第十区，占总人口百分之六的地主富农占有百分之八十的土地，贫苦农民要遭受地租、高利税捐等多种剥削，“贫农百分之六十房子不够住”。共产党到来后，贫苦农民才看到翻身的希望。分田地、分山林、分池塘、分房屋……一系列举措让他们的命运开始改变。

据《兴国调查》记载，李昌英家人每人分得七石谷（注：指产量为七石谷的田），加上一些番薯，勉强够吃，家里欠下的一千二百毛债被废除了。物价也便宜了，过去油二十三元一担，现在只要十元一担，肉过去五百三十文一斤，现在三百二十文一斤……

秉持为民初心，赢得民心所向。当地百姓踊跃参军。八位农民中，除一人因年龄偏大外，其他七人都当了红军，六人成为烈士。

初心感召，前仆后继，终换来新中国的成立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在兴国，很多贫苦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

走上致富道路。但一段时间里，由于自然灾害、战争创伤大，兴国整体发展依然不足，成为贫困县，八位农民后代中也有一些未摆脱贫困，面临住房难、行路难、喝水难等问题。

2012年6月，《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一场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战也随之打响。危旧土坯房改造、农村电网升级、公路危桥改造、安全饮水工程启动……兴国迎来山乡巨变，4万多户住在危旧土坯房的农民住进新房，25户以上自然村全部通了水泥路，农村安全饮水覆盖率100%。八位农民的后人全部住上小楼房，水泥路直通家门口。

在兴国县均村乡长教村，82岁的陈显来坐在自家院里晒太阳，身后是一栋外墙贴着瓷砖的新房。他是八位农民之一陈北平的继子。陈北平三兄弟参加红军牺牲后他被过继过来。

在政府补助下，陈显来从土坯房搬进新房，他在新房门前写下对联：“昔日三兄弟，齐心协力干革命；今朝四代人，乐业安居谢党恩。”

新产新业：告别地里“刨食”，迎来土里“生金”

走进八位农民之一陈健山的后人陈庄德家，两层半的小楼格外洋气，地上还铺了瓷砖。十多年前，陈庄德前往福建创业，如今毛收入超30万元。

他小时候常听父亲讲起爷爷的故事：爷爷三兄弟，老大摆油盐摊子，老二读过几年书，从十九岁起学看风水，老三做篾匠学徒……老大“借人一千三百毛做本，蚀掉了”，每年全家收入的三十石谷有三分之一要用还利。

在旧社会，想闯出一片天地谈何容易，更多农民只能在地里“刨食”。但兴国多半石半土的红壤，水土流失严重，一度被称为“江南沙漠”。本就贫瘠的土地，加上极不平等的土地占有关系，贫苦农民不仅填不饱肚子，还欠下一身债。

李昌英欠债一千二百毛，陈健山欠债一千三百毛，雷汉香欠债一千二百毛……据《兴国调查》记载，中农里完全不欠债的只占百分之一十，更不要说贫农了。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贫苦农民的日子才一天天好起来。

致富先治穷，治穷先治山水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国投入8亿多

元生态扶贫资金，带动10亿多元社会资本，治理水土流失，实施了水保林、经果林、小型水保等工程和项目。一座座荒山披上“绿衣裳”，兴国植被覆盖率由28%提升至82.8%，穷山恶水变青山绿水。

山增绿，人增收——

八位农民的后代房前屋后变绿了，更重要的是，眼前的青山还变为金山银山。

在李吉元所在的永丰乡马良村，当地通过“公司+合作社+贫困户”模式，在山上种起脐橙和油茶。“过去，我们在土里‘刨食’，现在地里‘生金’。”村支书钟礼发说，目前，合作社基地规模达360亩，经济效益达800万元，村内贫困户全部脱贫。

在政府扶持下，李吉元不仅种了油茶、脐橙，还养了鸡和牛，去年成功脱贫。

“2016年以来，我们重点发展蔬菜、油茶、脐橙、茶叶、中药材等特色产业。”兴国县扶贫办主任廖顺尧说，目前，全县已建成农业产业扶贫基地515个，带动28377户贫困户稳定增收，全县14.2万亩脐橙基地中，长期务工的贫困户年均增收超1.5万元。

还有许多农民和陈庄德一样走出农村，闯出新天地——

不少农民务工和创业收入成为家里主要经济来源。八位农民之一温奉章的儿子温常鑫从公办教师岗位退休后，每月有退休金，三个儿子中两个在沿海打工，成家后每人建了一栋房子。指着家里三栋连成一排的房子，温常鑫感慨：“穷苦人民真的翻了身，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新生新梦：告别“代际贫困”，迈向美好生活

来到陈健山孙子陈庄奎家，客厅一面贴满“三好学生”等奖状的墙引人注目。如今，陈健山后人里有三人考上大学。这对90年前的八位农民来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据《兴国调查》记载，这八人中黄大春“未曾读过书”，陈健山“读过八年书”，陈北平“读过六年半书”，傅济庭“读过六年书，勉强看得清报”，温奉章“读过四年书，标语能认一半”。

而八位农民的后代中，除傅济庭的长子傅学扬没读过书外，其余七位农民的儿子都读过小学或初中，年轻一代中不少考上大学，



小图：12月24日，在江西省兴国县永丰乡，陈庄奎准备前往集市。新华社发

大图：这是江西省兴国县一个乡村旅游示范点（2019年4月1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陈鹏摄影）

摆脱了“代际贫困”。

几代人的求学路，也是老区民生改善之路。2012年，兴国在赣南率先实施“红军后代贫困学子及孤儿特困生关爱工程”，开设9个“两红班”，供符合条件的贫困学子免费就读，并发放生活补助。

傅济庭的后人傅传荷说，他两个孙子都在“两红班”就读，“每年不仅能减免几千元学费，还补助生活费。我常常跟孩子说，要考大学，回报党和国家！”

改善的远不止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农村合作医疗、养老服务、困难群体救助等一系列制度的完善，包括这八位农民的后代在内，越来越多群众过上了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弱有所扶的生活。

黄英明，八位农民之一黄大春的继子，患有心脏病，需要长期治疗。79岁的他告诉记者，自己和老伴有低保、烈属抚恤金和养老金，一个月能有1500元左右，每天家门口有两趟中巴车到县城，“去医院方便，看病有报销”。

八位农民之一雷汉香的孙子雷贻来说，村里有了小广场、图书室、活动室，开通了卫星电视、互联网，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这样的日子，是爷爷那辈做梦都想不到的。”他说。

2020年，兴国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

“八位农民后代的生活变迁，就像几滴水珠，折射出共产党人跨越时空、矢志不渝的为民初心和亿万农民从贫穷走向小康的伟大历程。”兴国县委书记赖晓军说。

新华社南昌12月24日电



湖北安陆市赵棚镇团山村是当地57个建档立卡重点贫困村之一。2014年，村集体收入微薄，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83元。经过5年努力，团山村不仅在全市率先整村脱贫出列，去年村集体收入还增至11.3万元，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7万元。

2010年，赵棚镇退伍军人叶小伍回乡创业。他流转承包团山村周围8000亩荒山岗地，开发文旅项目，建成集高端经济观赏林、绿色无公害水果采摘、休闲垂钓、农家乐经营于一体的大型生态农业旅游观光综合体，年综合收入2000万元以上。伴随项目发展和人气增长，团山村看到了脱贫致富的希望。村“两委”、工作队找到投资方，以“土地+资金+设备+人力”方式入股，支持项目建设。村里将525亩土地入股，发动22户贫困户，利用小额扶贫贷款210万元，参与项目建设利润分红；投资方则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吸纳团山村及附近贫困户，一般农户进务工增收。

如今，团山村每年从伍欣甸园分5.3万元，收取租金2万元。伍欣甸园每年提供季节性用工7000多个，年工资300余万元，其中实现贫困户户均增收6500余元。依托伍欣甸园的人气，3个贫困户创办了农家乐，平均收入超5万元。装路灯、修花坛、建绿化带……村庄面貌也焕然一新。（本报记者翟子赫）

从3416元到9808元

产业扶贫成我国贫困群众增收有力支撑

● 产业是实现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也是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帮助贫困群众就地就业的长远之计

● 在产业扶贫的有力支撑下，贫困户人均纯收入由2015年的3416元增加到2019年的9808元，年均增长30.2%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于文静、陈春园）

冬至，江西省南昌县塘南镇的工控·塘南第六产业园扶贫车间内，一片繁忙景象。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刘焕鑫表示，在产业扶贫的有力支撑下，贫困户人均纯收入由2015年的3416元，增加到2019年的9808元，年均增长30.2%。

“我们在看到产业扶贫取得成效、贫困地区产业得到发展的同时，也看到一些产业发展水平还不高。”刘焕鑫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动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重点从5个方面着力：

——规划引领。组织脱贫地区制定“十四五”特色产业发展规划，突出特色和全产业链开发，实施特色种养业提升行动，扶持发展农

劳动力在本县内乡村企业、扶贫车间务工的超过1300万人，占务工总人数近一半。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刘焕鑫表示，在产业扶贫的有力支撑下，贫困户人均纯收入由2015年的3416元，增加到2019年的9808元，年均增长30.2%。

“我们在看到产业扶贫取得成效、贫困地区产业得到发展的同时，也看到一些产业发展水平还不高。”刘焕鑫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动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重点从5个方面着力：

——规划引领。组织脱贫地区制定“十四五”特色产业发展规划，突出特色和全产业链开发，实施特色种养业提升行动，扶持发展农

产品加工业和乡村服务业。

——政策扶持。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将产业扶贫帮扶资源有序转移到乡村产业振兴。推动现有扶贫专项资金和涉农整合资金，主要支持产业发展，稳定并完善小额信贷政策，加快发展特色农产品保险，保障产业用地需要。

——产品销售。广泛开展产销对接活动，打造特色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加快建设田头市场、仓储保鲜、冷链物流等设施，推动农产品流通企业、电商、批发市场与脱贫地区建立稳定的产销关系。

——主体培育。从资金项目、金融保险、用地用电、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大扶持，支持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健全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将扶持政策与联农带农效果挂钩，推动各类主体更好带动脱贫户、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

——科技服务。积极组织全国农业科技单位和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开展产业帮扶，扩大特聘农技员计划实施范围，将产业发展指导员转为乡村振兴指导员，加大高素质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培养，为脱贫地区打造一支“不走的科技帮扶队伍”。

本报记者蒋彤

“一听我驻村帮扶，朋友都来可怜我。他们哪里知道，现在我们这儿的日子美得他们都羡慕不来呢。”

负责连樟美丽乡村运营工作的史庆杰一边“得意”，一边引着记者往前走。

前面不远处，就是广东省英德市连江口镇连樟村。村里的主干道是一条崭新的柏油路，路面开阔，可容两车通过。道路一旁，小楼房一栋连着一栋，新粉的外墙白得发光，有的还画上了彩绘；还有几栋尚裸露着红砖，也正在热火朝天地建设着。道路另一旁，蓝莓园、火龙果园向着远处的河岸延伸着，郁郁葱葱的枝叶修剪得整整齐齐。山水如画的景象，让人完全想不到2016年的连樟，还曾有55户贫困户，是广东省定贫困村之一。

“现在的连樟可比城里美，城里人来了都羡慕不想走。”介绍着新村貌，史庆杰的自豪感更是要溢出来了。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连樟村，原叫“连瘴”村，自古是粤北山区瘴气弥漫的苦楚之地。山里耕地少，很多村民一户人家的耕地甚至不足一亩，日子过得困顿。

这里曾是砂糖橘在清远的主产地之一。10年前，被称为砂糖橘“癌症”的“黄龙病”席卷连樟村，6000多亩砂糖橘彻底绝收，村民们一下子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脱贫之路难上加难。

现实的教训告诉连樟，只靠发展砂糖橘单一产业不行，多产联合才能持续“造血”。

困在山里的人们，不甘心这样穷下去。连绵的大山，更没有挡住来自外界的温暖。

“我们联合清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扶贫工作队和碧桂园扶贫队伍等多方面力量，探索‘公司+基地+专业合作社+贫困户’的生产模式，并陆续引进了大棚蔬菜生产基地、麻竹竹山等不少‘造血’项目，终于有了脱贫的底气。”连樟村党支部书记陆飞红说，2019年底，连樟村成功脱贫。

在碧桂园的支持下，连樟村建立起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就是该模式的重要内容之一。

记者来到示范园的时候未到正午，阳光还未完全驱散山村清晨的凉意，走进草木大棚，甜香温暖的空气瞬间与人相拥。

“我们的草莓品质相当高。”示范园负责人何为说，“高品质草莓对授粉、温度、湿度以及光照等生长条件要求很高，利用科技手段创造维持农作物生长条件是我们示范园的主要任务。”

除了连樟草莓，数十个大棚里还种植有小番茄、南瓜等作物，棚内分片承包给村民，并聘请专家对村民进行科学种植培训。

村民陆国建夫妇承包了一片小番茄种植区，夫妻俩一个月能挣个六七千元。“以前，就是靠上山砍竹子卖，卖得好的月份有几千，卖不好只能是吃力不挣钱。如今，大棚里的小番茄，就是我们的‘小金果’。”陆国建说。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对何为来说，村民们不应该只是打工，而是要渐渐成为示范园的“主人”。“我们终究是要撤走的。从种植、管理到销售，我们先把路蹚平，再把村民教会，我们的工作才算真正扎根了。”

“现在的连樟可不一样了”

如今的连樟村早已不是旧模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谈到村容换新装，村民陆奕标“功不可没”。2017年，碧桂园入驻帮扶连樟村，开展村内旧房屋改造工作。陆奕标率先响应，并带动其他村民配合房屋改造。4个多月时间，连樟村20间老房子就实现了蜕变。

2018年，陆奕标被聘为连樟村“老村长”。此后，连樟村修桥、修路、通水渠、整合农田……村民们心里有坎儿时，陆奕标不顾其烦地上门做工作。期间，陆奕标遭受过不解甚至谩骂，但他没有退缩。慢慢地，村民们对他敞开了心扉。

12月午后，阳光温暖。柏油路边上，一些村民正摆着土特产、当地小吃售卖。小吃摊上，两位阿姨晒着太阳择着菜，几个年轻人吃着豆花闲聊。陆奕标走过来，大家都亲热地招呼他吃碗豆花。

“在连樟村，大家都喊他‘标哥’。”史庆杰介绍道，“连樟村从前到现在的变化，标哥最清楚了。”